

徐吉军
贺云翱 著

中国丧葬礼俗



中国社会史丛书

中国社会史丛书

徐吉军 贺云翱 著

中国丧葬礼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1号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编辑 汪维玲
插图摄影 韩 强
责任校对 张谷年

中国丧葬礼俗

徐吉军 贺云翱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上虞百官横街路3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插页4 字数33.3万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4600

*

ISBN 7-213-00686-X

G·150 定价: 6.20元

编 序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科，有其自身的规范和功能，与此相观照，以再现过去为本旨的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体现了当代历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

就历史认识的整个过程而言，“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语）。（由传统史学脱胎而出的社会史研究，正是以其整体史观的新姿，强调对历史“完整的表象”的研究。它既涵盖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更关注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和动态的研究，从而进行人类历史景观的模拟复原，使之客观准确地成为检测现代社会的参照。

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研究尚处在摸索起步阶段，如何展开中国社会史研究，尚有赖于学界同仁的合作努力。为此，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社会史丛书》，希冀其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顾名思义，这套丛书是以整个中国社会史为研究对象的，它涉及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思潮、社会问题、社会生活等方面。它对我们今日认识国情，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将大有助益。

我们深知，仅仅通过这套丛书，决不可能完成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即使所出的著作能否达到社会史学科所规定的要求，也还有待专家的评判。故此，我们诚恳地期望读者和学者们给予批评指导。

《中国社会史丛书》编委会

序

丧葬礼俗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上的一个大题目。这个课题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内涵又极复杂，需要由多种学科的角度去探索考察。同时，明清以来礼学方面虽然有几位名家，总的说却是衰微不振，使现在研讨丧葬礼制较少材料方面的凭借，也增加了课题的难度。好在近年我国田野考古工作有很大发展，为古代丧葬的研究开拓了眼界，是前人不曾料到的。今天研究丧葬礼俗，既要根据文献，又要依靠考古。徐吉军、贺云翱两位同志，恰好于历史、考古各有专长，通力协作，撰成《中国丧葬礼俗》一书，对这一重大课题做了综合而深入的研究，实在是令人欣幸的。

世间一切生物都有生有死，对于具有反思能力的人类来说，死更在其思考中占有重要位置。远古的先民相信灵魂的存在和不灭，以为死不过是向另一世界的过渡，因此丧葬成为他们社会生活中的要事，逐渐形成形形色色神秘隆重的仪节，其间相当的一部分传留到后世。丧葬的礼俗凝聚着古人的思想和信仰，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自然有很大的价值。

各个国家与民族都有自己的丧葬习俗，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对于古代中国而言，丧葬更有其独特的重要性。这是由于中国古时的信仰，一直是以祖先的崇拜作为中心的。这种崇拜源自史前，发展到殷人尚鬼，达到极盛时期。在祖先崇拜的

观念笼罩之下，丧葬的意义必然得到格外强调。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大量史前以至三代的墓葬，是有关习俗的实际遗存。

墓葬清晰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演进变化。在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里，可以看到财富的积累和等级的显现。墓的大小，葬具的有无，随葬品的多寡，开始有了差别。在个别情形下，人殉也出现了。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大墓。例如大汶口文化的大墓，不但墓坑宏大，设有木椁，而且殉葬有许多精美豪华的陶器、玉器、象牙器以及猪头等代表财富的物品。不难想象，这样的大墓不单纯是一坑物品的堆积，在当时下葬前要有盛大繁多的礼仪，富于神秘的色彩。大墓建成后，便成为族众长期崇拜的对象。研究文明起源的学者，多以礼仪性建筑作为文明在考古学上的一项标志，在中国，大墓应该说就是这样的建筑。大汶口文化大墓是这种传统的滥觞，自此延续下去，从殷墟大墓到明清皇陵，都象征着统治者的身份和威权。

丧葬又体现着社会的组织结构。宗族在古代普遍存在，与之对应的是族葬的制度。《周礼·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族坟墓”是其中之一。书中有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冢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又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可见自王以至众民，都行族葬。商周考古的实际，业已证明这种制度的可信。

中国特有的丧服，代表了社会中的血缘网。在丧礼中穿哪一等的丧服，表明与死者关系的亲疏。大家知道，古代著名的宗法制，正是以《仪礼》书中的《丧服》经传为依据的。宗法本只限于士、大夫阶层，后来有所变化与扩大。到宋代，一些儒者极力提倡恢复“宗子法”，成为所谓礼教的重要内涵。对这么有深远影响的礼俗，我们不可不仔细研讨。

丧葬和祭祀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上面提到过的，中国古代在佛、道二教兴起以前，祭祀尽管遍及天神、地祇、人鬼，中心实际是祖先的崇拜。商代的甲骨卜辞，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丧葬的礼俗是对死者的一种安置，其仪节贯彻着崇拜的精神。墓葬如何设计，葬礼怎样进行，都得依此办理。由此可知，今天在考古家铲下揭示的墓葬及其中遗物，其物质的存在也负载着精神的内容。考察有关现象，足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人的思想和观念。

在中国思想史上，历代学者就丧葬问题有过好多次探讨和争论。商朝覆亡后，周人制礼作乐，已对殷礼有不少变革。孔子及其弟子继承了西周的传统观点，强调慎终追远，又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他们对丧礼作了详细的探讨，《仪礼》的《士丧礼》一篇，传说便是孔子亲授于孺悲的。七十弟子所撰《礼记》，讨论丧礼的篇章也很多。与儒家相反，墨子提倡天志明鬼，同时却力主节葬，抨击了社会上崇尚厚葬的风习。墨家学说未能长远流行，儒家的礼学则传流了两千多年，有深刻的影响。

在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宋儒朱子，也很注意丧礼的问题。他晚年关切编著礼书。弟子田泳曾编次丧礼，自始死至终丧各立门目，送交朱子审阅，得到他的鼓励。朱子在卒前二十二天，还专门写信谈到这件事（见《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这可以说代表了传统学者一贯重视丧礼的态度。

历史上的丧葬习俗，不限于儒学的礼制。这种习俗包含着远古以降制度的遗迹，吸收了各类学说及宗教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各民族在生活中自行创造的种种风俗，内容生动而丰富。中国的民俗学，虽早有顾颉刚先生等先驱者作过倡导，响应者总是不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著作探讨中国的礼制，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系统地研究民间习俗，把民俗学的建设推进一步。

徐、贺两位的这部《中国丧葬礼俗》，以深入浅出的文笔纵论古今，有缤纷多彩的世俗风情，也有鞭辟入里的讨论分析，对礼制和民俗的研究均有贡献，这是我特地加以推荐的缘由。

李学勤

1990年11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录

序

李学勤

- 1 **第一章 截然相反的丧葬观**
- 1 第一节 厚葬：古代丧葬民俗的主流
- 1 一、从灵魂不灭观念说起
- 34 二、慎终追远的儒家孝道观
- 44 第二节 薄葬：中国丧葬民俗的必然趋势
- 44 一、先秦诸子的薄葬观
- 56 二、秦汉时期的薄葬思想
- 63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薄葬风
- 73 四、隋唐以来的薄葬论
- 80 **第二章 事死如生的丧葬礼仪**
- 80 第一节 不死其亲的儒家丧仪
- 80 一、丧葬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 91 二、隆重而繁琐的丧葬程序
- 117 第二节 等级森严的礼法规定
- 137 第三节 人鬼相杂的民间丧仪
- 160 第四节 风情各异的民族葬仪
- 160 一、蒙古族
- 162 二、高山族

164	三、壮族
166	四、布依族
168	五、土家族
169	六、黎族
170	七、彝族
172	八、怒族
172	九、布朗族
173	十、拉祜族
174	十一、傈僳族
174	十二、纳西族
175	十三、门巴族
175	十四、毛南族
176	十五、水族
176	十六、景颇族
177	十七、鄂伦春族
178	十八、珞巴族
181	第三章 形式多样的葬法和葬式
181	第一节 葬法
181	一、“入土为安”的土葬
184	二、“登遐升天”的火葬
201	三、独特而罕见的天葬
203	四、奇特的悬棺葬
208	五、古朴而原始的树葬
213	六、其他葬法
215	第二节 葬式
215	一、仰身直肢一次葬
216	二、二次葬及其观念

219	三、屈肢葬及其含义
224	四、俯身葬的奥秘
226	第四章 墓室与棺槨
226	第一节 墓地制度
226	一、史前时期的墓地
230	二、公墓与邦墓
236	三、墓地堪輿术
242	第二节 墓室与棺槨
242	一、墓室形制的演变
250	二、墓室的构造
260	三、墓室的装饰
270	四、盛极一时的“黄肠题凑”葬制
274	五、棺槨的产生与使用
283	第三节 墓上建筑
283	一、坟丘的出现和早期墓上建筑
290	二、墓上建筑的发展和完备
296	三、墓上石刻
304	第五章 丧服制式
304	第一节 丧服制度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304	一、丧服制度的形成
309	二、丧服制度的主要内容
317	第二节 服丧的原则及其等级差异
334	第三节 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关系
334	一、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
341	二、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
342	三、宗法制度与丧服制度的关系
345	第四节 历代服制的演变

348	第六章 含辛茹苦的居丧生活
348	第一节 居丧制度
348	一、儒家居丧制度的主要内容
358	二、居丧制度的推行及其影响
370	第二节 三年之丧
370	一、三年之丧制度的起源
381	二、三年之丧制度的逐渐推行及其影响
385	第七章 明器与殉葬
385	第一节 明器制度
385	一、明器制度的早期形态
388	二、明器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410	三、明器举要
419	第二节 惨无人道的殉葬制度
420	一、人牲
434	二、人殉
452	三、人牲与人殉之区别
455	后记

第一章 截然相反的丧葬观

在中国丧葬史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丧葬观，这就是厚葬观和薄葬观。厚葬观在古代中国占有绝对的优势，主导着中国丧葬民俗。历代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薄葬思想，形成了新颖的生死观，薄葬逐渐成为中国丧葬民俗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厚葬：古代丧葬民俗的主流

从数千年漫长的中国历史来看，厚葬在中国丧葬民俗中基本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左右着丧葬民俗的导向。厚葬风气的产生与盛行，其渊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灵魂不灭观念和祖先崇拜，这种现象和状况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普遍存在过；二是与儒家及封建统治者提倡重伦理的孝道观念有关，这种中国特有的儒家的伦理思想在丧葬习俗上的反映便是厚葬。下面着重就这两个方面作一探索。

一、从灵魂不灭观念说起

(一) 原始人的亲族意识和灵魂不灭观

灵魂不灭观念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其主体是灵魂永存。认为人死灵魂不死，仍能祸福子孙，干预人事。在这种观

念指导下，产生了丧葬礼俗。丧葬礼俗的产生反过来又促进了灵魂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丧葬礼俗的演变也往往受到灵魂不灭观念的制约。

在古代中国，灵魂不灭观念的最早反映是祖灵崇拜。祖灵崇拜是鬼灵信仰和氏族、家族观念结合的产物。它的特点是原始人认为祖灵是庇护自己子孙后代的灵魂，具有祸福本氏族的神秘力量。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祖灵信仰与汉族的祖先供奉并不完全相同，还保持着某些原始的形态。如我国傈僳族认为有一种称作“屋豆尼”（或称“其午尼”）的鬼是虎氏族的祖先，所以只有虎氏族的人才能祭祀它，莽氏族从不祭它；莽氏族祭祀一种名叫“括扒柯尼”的鬼，据说它是莽氏族的祖先。这些氏族在祭祀本氏族的祖灵时，还往往要请氏族的长老讲述本氏族从古代兄妹婚时代到现在的发展历史。台湾高山族中的许多部落至今还保持着这样一个古俗，就是把死去的老人或长者的尸体葬埋于屋内床底下。他们认为这样死者的灵魂便可以成为暗中保佑家族亲人的祖灵，这个习俗正是鬼灵向祖灵上升的原始信仰形态。

随着氏族的不断扩大和家族的分化，祖灵崇拜又发展为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大约出现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它是人类对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死去先辈的敬仰，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原始宗教形式。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尚没有祖先崇拜，只有祭祀农业和生殖器的风俗^①，其实这种说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密切相关，人们对图腾“祖先”的信仰、

^① 张光直：《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民族学集刊》第9期，1961年。

对死人鬼魂的崇拜以及阴间生活的观念是祖先崇拜的思想基础；母权制的确立是它的社会条件，因为氏族制度是从母系开始的，人们以女性为祖先是最明确不过的事。氏族首领自然形成的权威，使人们产生了敬畏和顺从的心理，因而幻想祖先强有力的鬼魂能够保护氏族中活着的子孙。基于氏族成员的这种鬼魂观念和对氏族首领与年长者的爱戴，于是便产生了厚葬、隆祭、久祀的丧葬习俗，成为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中的主要特征。

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和私有制的产生，人类的丧葬观念和习俗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在灵魂不灭的观念驱使下，厚葬成为氏族首领炫耀自己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于是墓室的高大、葬品的丰厚等等便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甚至还掀起用奴隶殉葬和夫妇合葬的社会风气，出现了集数十代于一地的家族墓地，产生了祭祖上溯数十代的习俗。

（二）敬鬼事神的夏商人

进入夏商时代，原始的灵魂不灭观念仍然盛行不衰。据文献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①，“有夏服天命”^②，这说明夏人信鬼。夏人流行占卜，便是人们对上帝鬼神迷信思想的反映。《汉书·艺文志》载有《夏龟》二十六卷，列入蓍龟类。这是一部占卜专书，今已亡佚。它是否是夏代流传到汉代的，今天我们已无法证实，但它可能与夏人信鬼有关。另外，《礼记·檀弓上》也有“夏后氏用明器”的记载，“明器鬼器也”。可见，夏人是信鬼的。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如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一些以猪、牛、羊的肩胛骨制成的卜骨，骨上都有灼痕。夏人灵魂不灭观念的存在，其在丧葬上的反映便是厚葬。虽然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奴隶主贵族的大型墓葬，但从发现的少数

① 《礼记·表記》。

② 《尚书·召诰》。

中型墓来看，随葬品都很丰富。如编号为K₃的墓，在大坑内出土的随葬品就有：铜爵、铜戈、铜戚（钺）、陶盃、圆泡形铜器、石磬、绿松石片等；小坑内有：圆形铜器、玉铲形器、玉钺、玉戈、绿松石片、骨串珠及贝等，随葬品之丰富之珍罕，如果不是奴隶主贵族灵魂不灭观念和崇祖观念的作祟，是不可能的。《礼记·檀弓上》曰：“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也，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从儒家仲宪与曾子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明器在墓葬中的代表意义就是给死者用的。另外，夏人在小型墓中随葬鼎、豆、觚、爵、甗、盘、罐、盆等日常所用的陶器，以及许多出土陶容器中出现的食物遗存痕迹，都体现出为死人阴间享用的心理，折射出古人“灵魂不死”的观念。

与夏人相比，殷人事奉鬼神更是胜出一筹。《礼记·表記》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这表明殷人对鬼神是十分迷信和虔诚的，把鬼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成了殷人意识形态的最大特色。

从文献记载和甲骨卜辞的内容来看，殷人确实生活在一个充满宗教期望与阴森恐惧的鬼神世界里。据统计，殷墟出土的卜问鬼神的甲骨达十多万片；其祭祀对象之广泛、名目之繁多、活动之频繁和仪式之隆重，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商代王室贵族几乎天天有祭祀鬼神和祖先的活动，甚至一天之内有数次祭祀活动。宫城之内，宗庙林立，人祭、牲祭的葬坑遍布四周。

除祭祀活动外，商人还往往用卜筮决疑，即向鬼神请命断疑以决定人们的所作所为。这种用甲骨占卜向鬼神请命的做法，充分显示出商人重鬼神的思想。

当然，商代奴隶主贵族频繁的祭祀和卜筮活动，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们想通过这些活动：一是取悦于鬼神和祖先，希望他们降福佑给自己；二是向被统治者显示他们和神的亲密关系，让被统治阶级知道只有他们才能得到神灵的庇护，听从神的安排。这样一来，奴隶主统治阶级就可以借助鬼神的力量和名义，“以教民事君”^①，让被统治者俯首帖耳地听从他们的统治和剥削。盘庚曾告诫他的臣民说：“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②意即如果你们心中有作恶的念头，我先王在天之灵就会告诉你们的父祖，他们的鬼魂就会绝弃你们，不顾你们的死活。由此可见，《礼记·曲礼上》说商人“敬鬼神畏法令”，这话彻底地道破了商代统治者敬鬼神的实质所在。

商人这种尚鬼意识和祖先崇拜，在丧葬观中的直接反映便是厚葬风气的盛行。

商代是我国厚葬的第一次高潮。其特征一是奴隶主贵族不仅随葬大量昂贵的青铜器，而且还普遍以奴隶、牲畜殉葬；二是墓室极其讲究，规模浩大。

从墓室来看，商代的墓葬制度不仅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差异，而且统治者的陵墓建设规模也十分宏大。如河南安阳的商王陵墓，其墓室就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边各有一条斜坡形墓道，即所谓的“亚字形墓”。其中规模较大的M₁₂₁₇，整个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为商代常见的长方形竖穴墓（面积一般为2平方米左右）的160多倍。此墓如果加上四个墓道，则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③。

① 《国语·周语上》。

② 《尚书·盘庚中》。

③ 历史语言研究所：《侯家庄(1217号大墓)》，1968年。